

● 昆仑文学丛书

囚犯正年轻

张泗琪著



● 昆仑出版社



囚犯正年轻

张泗琪 著



●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囚犯正年轻

张泗琪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插页1·字数145,000

1989年12月第1版·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 000

ISBN 7—80040—171—5 /I·150

定价：2.80元

序

丁临一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集。这部短篇集中所收录的年轻的部队专业作家张泗琪同志的《囚犯正年轻》系列作品，毫无疑问，都属于“法制文学”的范畴。对于新时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军旅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张泗琪来说，这里结集的“法制文学”篇，一方面只能说是他的创作成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他的创作中颇为值得人们重视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新时期开始以来的事情。而从“法制文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必要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张泗琪，也许不能算是我国最早从事于“法制文学”的开拓与探索的作家，但却无疑是我国、尤其是我军最早投身“法制文学”的创作与探索的作家之一；张泗琪的作品，也许不能说是我国“法制文学”园地中位置最重要和水平最高的作品，但却无疑是属于最具其独特性并且是最为自觉地坚持了“法制文学”的严肃性的作品。如果我们看清了这两点，那么，我们也就大致地看清了张泗琪的这部分作品在我国“法制文学”领域乃至在整个当代文学领域内的位置。

读着《囚犯正年轻》系列作品，我们不难觉出，“法

制”的社会生活内容在张泗琪的笔下，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文学的题材”，还尤其是作为一种“题材的文学”而出现的。“法制文学”，它所接触、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是有其特殊性的。而对于热衷“法制文学”的作家们来说，是靠“题材”吃饭，还是靠“文学”取胜，这其中自有品质与格调的高下之分。在这些年来的“通俗文学热”中，我们曾看到有不少所谓的“法制文学”作品，常常津津乐道于案情的过程描写，或猎奇录怪，或渲染恐怖，或大写色情，艺术表现上则颇多胡编滥造的成份，以此来招徕读者，哗众取宠。这样的东西名为“文学”，实质上已与“文”与“学”都相去甚远，无异于精神垃圾了。张泗琪的作品则不同，他虽然写的都是“正年轻”的男女囚犯，却明显能使人感到，他是始终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需要提请全体公民充分注意的社会问题来写的。在这本书的开篇第一部作品中，他就借新监狱长严亭凯之口，对当代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作过一个颇为精到的基本分析：“他们是犯人，更准确地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的一批年轻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出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们与旧犯人不一样，过去的罪犯与我们政见不一致，仇恨新的制度，骨子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现在这批刑事新犯中，出身于工人、农民、职员、党政军干部家庭，受过学校的教育，对社会主义制度一般没有什么仇恨。他们的犯罪，往往同精神空虚和接受生活中的消极影响有关……”这样的基本分析，决非是作家凭空想象得来的。张泗琪曾经多次去监狱、看守所深入生活，接触、了解、剖析形形色色的年轻犯人。他的作品中有有一个极耐人寻味、极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个年轻

犯人不能容忍旧犯人、土匪头子骂自己为“共产党崽子”而与其大打出手，便是直接地得自于生活之中的。读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我们会感到生活气息的浓郁，感到生活的真实感特别强，人物的真实感和概括力特别强。比如，作家通过流氓犯杨卫红、盗窃犯傅天霞、杀人抢劫犯侯健成和泄露军事机密犯李小阳等等几种不同类型的年轻罪犯的犯罪事实，就不仅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而且也深入地细致地探究了造成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的“法制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怀疑、敌视、“看透”的情绪，是一种对“恶”的淋漓尽致展现乃至兴趣十足的玩味的态度。张泗琪的作品又截然不同，他的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言以蔽之，即是“善”与“爱”，“善”与“爱”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贯穿于他对于“人”、对于“人生”问题的全部思考的始终。

张泗琪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到了监狱对年轻犯人的成功的改造。他注重突出了改革的历史潮流对于监狱改造工作的巨大影响，突出了新监狱长严亭凯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较之老监狱长罗裕潮的保守、落后的工作方法的巨大的优越性和实际效果，而他最为注重突出的，则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人情、人性的力量，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盗窃犯傅天霞始而激动地抗拒审讯，继而恶意地戏弄梅合伦，最后又越狱逃跑，可谓是顽固已极了，但她终于在严亭凯仁至义尽的挽救下迈出了开始转变的步子。杀人抢劫犯侯健成在即将被押赴刑场的前

夕，也给严亭凯留下了那封真诚悔恨的遗书。在这里善对恶、美对丑的胜利的深刻性，首先就在于贯穿在几部作品之中的那种不但将年轻的囚犯作为人，还特别地把他们作为一些误入歧途的孩子来相待的博大深沉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光扬，在于恢复了、强调了对人情、人性的力量的坚信。作品不但写了严亭凯在傅天霞一再拒捕、自己完全可以开枪射击但并未开枪，以及后来为了抢救被毒蛇咬伤的傅天霞，他又用嘴将毒液一口口吸出等等大胆而又动人的细节，更写了严亭凯对“明天即将执行”枪决的侯健成也竭尽心力地予以最后的教育和抚慰。由此可以见出，作家的意图不仅在注重挽救囚犯的肉体，更在于挽救囚犯的灵魂。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已经不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而是已经渗入生活的深层了。作品的“救救孩子”的呼喊也已经不仅是作为情节的结论性指向而出现，更是作为植根于当代中国公民的人情、人性中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成份而被自然而然地揭示出来的了。

张泗琪在作品中亦不止一次地触及了关于人生的曲折与艰难的感慨与思考。在《他的战争》中，他勾画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将“意念犯罪”视为人生的沟壑；在《没有侦查权的行动》中，他透视了一个懦弱的灵魂，感慨着生活的真伪之间弥漫的重重迷雾；在《一九八五》中，他形象而细腻地描写了现役军官李小阳与女间谍尤丽芳邂逅相遇一见钟情面失足犯罪的经过，里面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刺激性的场景，倒是平静地指出了“李小阳犯罪的基因纯属感情问题”这一简单事实。但是，就在这一简单的事实之中，难道不是又凝集着颇为丰富与复杂的生活的、人生的教训吗？透过这一篇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以听得见作家面

对主人公、面对读者在絮絮低语——“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要自重！”——这是一种何等亲切入耳、何等善良动人的声音呵！

我相信，每一位读者当他读完了张泗琪的这部作品集之后，他所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将不是别的，只会是作家心地的善良，只会是作品的扬善意识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种善良、这种扬善意识，在今天，也许会被认为是太传统了一些，也许会被一部分新潮作家们嗤之以鼻，但是，我想要说，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与意义却是不容忽视、不可磨灭的。而且，在目前许多当代作家纷纷追逐时尚去写“恶”、去审“丑”的情况下，张泗琪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创作追求，这已经充分显示了一种真正艺术家所应有的执著和勇气。正是基于此，我在这篇短文里不准备对这部短篇集尚存在的许多不足进行挑剔和批评，倒是愿意借对张泗琪作品的特长的褒扬而强调指出，真正的“法制文学”作品，是应当能够对于匡正世风、警策灵魂、温暖生活中的僵冷的心起到积极的、有益的作用的，而那些执著地以对人的理解、对人的信赖、对人的爱护、对人的希冀为创作主旨的作品，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十分需要的，而且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衷心地希望，泗琪同志在今后的创作——无论是“法制文学”抑或是非法制文学的创作道路上，能够继续地把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感的思想主旨之旗帜高高举起，这面旗帜上大书的几个字就是——让世界充满爱！

是为序。

一九八九年二月——五月于北京

作者小传

朋友们都说我是一只狼，眼光太冷太冷，因为我从《军营到特区》写到了《“707”水域发生了事故》；从大墙内《囚犯正年轻》系列写到了生活在红色光圈内的《军事法院在开庭》；从《梦在亚热带》写到了《他的战争》等。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三十五年的坎坷人生，也许是潮汕平原的海洋气候的影响，也许是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所处的氛围，也许是内心深处企求赤裸裸的爱，赤裸裸的恨。请不要问我在哪里，我只是默默地，默默地……

谨献给——

我的同龄警官和囚犯们



我喜欢默默地观望一切——英雄与狗熊；
可是有谁知道，我那弱小的灵魂常常在痛苦
地哭泣，而且永远没有泪水和声响。

11号 西 11月

目 录

序	丁临一 (1)
囚犯正年轻	(1)
日食	(23)
最后一排是女监	(49)
女犯与她的情人	(75)
他的战争	(106)
1985	(132)
没有侦查权的行动	(161)
明天将执行枪决	(192)

囚犯正年轻

.....

真的，鬼都没有想到，关禁我们的盐田坝监狱，一个星期的工夫，暗灰色的围墙、监室、禁闭间，刷上了一层白色的石灰浆。两扇又厚又重的电动铁门前，红色警戒线的中间地带，破天荒地矗起一座七米高的雕塑——底座是一块方方正正的黑色大理石，顶上亭亭玉立着一位婀娜少女。她身穿洁白连衣裙，奔放地展开双臂，秀灵灵的一对大眼睛，流盼着火样热烈的光芒。相见之下，使你不得不做点什么……

同改们每天从她身旁经过，总是情不自禁在看、在想、在说：是娇盈盈的妹子？见鬼！是甜咪咪的俏角子（舞伴）？见鬼！是柔肠寸寸的士麦打令（漂亮的情人）？见鬼！是勾人魂魄的维纳斯？见鬼！是幸福的小天使？见鬼！是青春的……？

不知是哪天哪个时辰，哪位同改竟用小刀，慌乱而仓促地在这尊令人遐想，使人思索的雕塑底座

的大理石上，刻下了一行狗爬似的文字：

我、我们是你的……

——摘自一位年轻囚犯的日记

1 老监狱长罗裕潮回到盐田坝，刚下车就被眼前的情景怔住了——电网、岗楼、铁窗，这个自己熟悉的监狱区，竟然出现了一尊风采奕奕的少女雕塑、一排排色彩斑斓的花园果林……他的心就地悬了起来，沿着狱区柏油路，忐忑不安地四下打量着。

罗裕潮在疗养期间，新任命的监狱长严亭凯，多次来信提出通过美育的形象性、情感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激发新犯的情感，调动新犯的心理功能，还寄来一份对新犯进行美育的方案，他看后直摇头。美是什么？囚犯又是什么？美育是什么？犯罪又是什么？差七八丈远，瞎胡扯什么啊！他认准一个理，犯人是社会的渣滓，是丑、是恶！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对犯人实施惩罚和改造的场所，监管变了，那将意味着什么？可眼下，唉，要犯错误的……罗裕潮心焦火急地推开办公室的门板，迫不及待地喊：“严监狱长！”

办公室悄然无声。值班员走过来告诉他：严监狱长正在组织篮球赛。

“哪来的代表队？”

“咱们自己的新犯。”

“啥子？”罗裕潮的眼睛差点跳出来，“干警跟囚犯赛球，请示局里批准了吗？”

“没、没有呀！是严监狱长亲自主持的，他说……”

“嗨，你们啊，真的开起国际玩笑了，严监狱长刚从部队转业不久，吃不准，还情有可原，可你们这些老同志干吗吃的？”罗裕潮面呈愠色，富有弹性的鼻孔愤愤地抽动了几下，气呼呼地冲出办公大楼。

罗裕潮来到了篮球场，正好球赛出现了第三十一次平局。他踮起双脚尖，透过人群间隙，探头往里一瞧，浑身象被蛰似地悚然一震：这、这、这不乱套了吗？对面看台上，囚犯们外三层、里三层地挤成一团，手舞足蹈，粗野地叫嚷着：“大哥，抖他两下，抖他两下！”新犯当中，背地里以父母的官职大小、拳头的厉害程度排出大哥、二哥、三哥……

啊，317号囚犯在场上！罗裕潮心里一紧，眼睛瞪圆了。只见场内，317号囚犯杨卫红朝同改们一个飞吻，随之脱下了囚服，重重地拍了三下刺在胸口上的青龙图，高喊一声“妈的蛋”，球传到他手里，立刻象头发怒的野牛，带着球凶狠地向前冲去，没等罗裕潮看清楚，跑动着的严亭凯被撞倒在地上，连滚几下……助威的新犯们，爆起了“哗哗”的掌声……

罗裕潮再也看不下去了，满腔怒火直往上蹿。他要不是考虑到严监狱长的威信，早就下令停止球赛进行。他窝着一肚子火离开了篮球场。

下午上班时分，严亭凯拖着擦破皮的左脚，走进了办公室。看见老监狱长坐在那里抽闷烟，赶紧扔下手中篮球，热情地说：“老罗，回来啦，病全好了？”

罗裕潮瞟了他一眼，连烟带气地吐了口，不满地问：“老严，球打赢了吧？”

严亭凯摇摇头，说：“他们毕竟是年轻，实力太强了。”

不过，还好，只输了三个球。”

“六分，还少，是吗？”罗裕潮霍地站起来，“你啊！还没有把干警的脸面丢光，跟囚犯打篮球，亏你想得出来。这是在赛球吗？你看场上的新犯，多狂啊！个个横冲直撞，是在借机报复我们，是在向我们示威。我问你，你知道杨卫红是个什么人吗？”

“判了十五年的刑事罪犯。”

“还有呢？”罗裕潮的火气越来越旺。

“父亲是二军杨宇中副军长。”严亭凯开始注视着老监狱长的神态。

罗裕潮从公文包抽出一份材料，“啪”地甩在桌面上，又不解气地抓起来，大声念道：“我是盐田坝监狱三中队新犯杨卫红，我郑重向你们再次申诉：我告诉你们，我没有罪，我要你们改判。要不然，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宁作亡命囚，我不作监狱鬼，跑出去是我的，跑不出去是你们的，活着就跑，死了就拉倒！”罗裕潮抖动着杨卫红的申诉书，

“你着看，317号囚犯多嚣张啊！”

严亭凯接过杨卫红的申诉书，看了一遍，若有所思地说：“老罗，我正想写信给你，为什么新收押的罪犯不认罪、不服判的这么多呢？我对新收押罪犯进行一次摸底排队：不认罪、不服判的，少的中队占百分之六十点七，多的中队占百分之八十点一。其中，不认罪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不服判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抵触、对抗情绪非常严重。这次我想通过球赛，调节一下气氛，沟通一下情感。”

“这能行吗？老严，坦率地说，我反对你搞的那一套。”罗裕潮老成持重地说，“咱们监狱不象你们部队，集中了全

国最优秀的青年，而是收押心毒手辣的犯罪分子。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对囚犯不能怜悯，不能手软，对他们的反动嚣张气焰，要狠狠地打击。要不然，他们也会对我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说完，罗裕潮抓起话筒，“三中队，我马上去找317号囚犯。”

中午的狱区，冷冷清清的。罗裕潮快步穿过生活区，绕过一中队，前面交叉路口传来了嚷嚷声：“嗨，这伙共产党崽子还玩得蛮转呢！”抬头看，前面正围着一堆囚犯。那317号囚犯杨卫红这时遽然转身，吐掉了叼在嘴上的烟头，冷冷地问：“你说谁？”

“小同改，说你又怎么的？”说话的是土歪头子、在押无期徒刑犯101号，“怪事，鸡蛋教训起母鸡来了。”

“妈的蛋……”杨卫红向前走了一步，两眼喷着火，一把扯开衣裳，拉开架势，准备斗殴。

“住手！”罗裕潮怒喝一声，赶到他们面前，威严地命令，“各囚犯倒退七步，101号犯戴戒具进禁闭间，317号犯原地不动，其他新犯马上跑步回监室写检讨书。”

其他新犯走后，罗裕潮用箭一样的目光审视着杨卫红，冷冷地问：“你真的想抗拒改造？”

“你问我，我问谁呢？”杨卫红满不在乎地回答。

罗裕潮拿出申诉材料：“这是什么？”

“那是我的申诉。是不是你老人家文化低，看不懂？来，我念一遍给你听。”

“你……”罗裕潮被气得鼻子、口三孔冒气。

杨卫红撇撇嘴，挤出一个刻薄的嘲笑：“我是相信罗监狱长的政策水平的，申诉可是你们给我的权利，你不会忘